

# 喜洲风韵

何永飞

来到喜洲，浑浊的心灵立即变清澈，所有的浮躁都烟消云散，疲惫的生命暂且舒缓，可尽情领略独特的白族风情，尽情品味浓厚的白族文化，尽情追寻和赏阅喜洲商帮留下的风韵。

喜洲东临洱海，西倚苍山，隋唐时期称“大厘城”，是南诏时期“十睑之一”；又是电影“五朵金花”的故乡，也是云南省著名的历史文化名镇和重点侨乡之一，是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白族历史文化名镇。当年老舍来到喜洲，就深深地迷恋上眼前的景象，后来他在文章里动情地称赞喜洲：“我想不到，在国内这么偏僻的地方，见过这么体面的市镇。进到镇里仿佛是到了英国的剑桥，街旁到处流着活水：一出门，便可以洗洗衣服，街道很整洁，商店很多，有图书馆……有像王官似的深宅大院，都是雕梁画栋，有许多祠堂，也都金碧辉煌。”此外，由于喜洲的建设和发展很快，还被外人冠以“小上海”和“小香港”的美誉。

翻开茶马古道这部商业经典巨著，不禁让人惊叹，小小的双脚竟然能创造出一个个动人的传奇。凝视长长的茶马古道，一支支马帮的身影犹如一个个音符，移动在历史的风雨里，谱写出一首首不衰落的商业文明和辉煌之歌。而在众多的马帮中，格外引人注目的是来自喜洲的马帮。喜洲白族人生来就有经商的血统，在繁荣鼎盛的唐代就有吸引眼球的“河賧贾客”，其远达“寻传”和“牒国”各地。喜洲在南诏时期就是比较有名的商业城镇，繁荣程度胜过南诏王都羊苴咩城、太和城等几个城镇。可见，喜洲商帮的诞生是有其根由的。

鼎盛时期，喜洲商帮有400余户人家过着行商做贾的生活。正所谓无商不富，喜洲商帮在外出经商过程中赚了很多钱，同时还开阔了眼界。可他乡再好也不及故乡亲，很多人后来回到喜洲建起自己的大宅，给喜洲留下了大量的白族民居精品。这些白族民居见证了喜洲商帮的成就和辉煌，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中国古语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而这点在喜洲商帮身上特别明显，据说，每年喜洲商帮四大家族都会齐聚一堂，商谈有关建设喜洲、救济穷苦乡亲们事宜。还有他们在行走世界做生意中，一直热心于公益，为需要帮助的人捐钱捐物。此外，他们还有一腔炽热的爱国情怀，忧国忧民，为国家安危不惜付出一切，例如：抗日战争爆发后，大片国土沦陷，云南成为大后方，不少内地高等学府、学术团体迁到云南。华中大学在董澄农和严子珍等喜洲商帮人士的帮助下，于1939年1月迁到喜洲。他们不仅资助了搬迁的路费，还让出房舍供该校教授与学生居住，为华中大学提供一切方便。

如今，喜洲还有保存完好的100多座白族民居大院，从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唐南诏国、宋大理国的流风遗韵。而白族民居大院中，最有参观价值，不得不走进去感受一下的是严家大院。严家大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制造”出如此经典之作的正是大院的主人严子珍。著名白族诗人晓雪生在喜洲，长在喜洲，后来一直生活在外，但他对故乡喜洲有着深厚的

## 中秋月满

林伦

惹得狗子猫儿月光下穿出一条条吠鸣，把窝里歇息的鸡子挑逗得时不时地“咕咕咕”一阵唧唧，不知是埋怨还是禁不住外面的诱惑而躁动。

大人们都说，中秋节的月是一年当中最圆最大最亮的，地上的人，在这天许愿最灵验。对于孩儿们，女儿家会祈愿将来遇上可心人，嫁过去，像娘一样，描花绣朵，做一手好茶饭，伺候全家老少，把平常的日子过得风生水起。男孩子则对着中秋节的月起誓，让自己有个好前程，事业兴旺，光宗耀祖。

天上的圆月装满了地下所有的企及，灶火上的月饼拼来了千百年华夏民族文化的属性，满载着人们圆满的心愿，在长江黄河两岸，氤氲起文明传承的白亮天色。

那时，对重大节日的敬畏之心是老少心中不变的情缘，真切，明朗，感动，每一个眼神都透流出山一般的定力。风从庄稼的秆间绕过来，熟透了粮食，熟透了普世情怀，到了人家锅灶里，风，再也不想过流浪的生活，一头钻进圆月的月饼，为后一世的箴言，而浴火重生。

孩童的我们，在每年的圆满心仪许愿中长大，扭身冲出家乡的土地，如同大漠里的一粒沙，被社会的旋风卷着，一时间晕头转向，跌倒时这才明白，中秋节的圆愿，是人们共同的期望，而骨感的现实，让人不敢拥抱；江湖凌乱的色彩过于不堪，成为大人的我们，一路上的追撵，不但跑丢了童年舒适的布鞋，也跑丢了对月亮映照着的幻想，加上发达的科技打破了吴刚嫦娥的美妙想象，使童真满身伤痕……抬眼望着来时的路，心酸洪水一样涌上眼眶……

中秋节日里命运的苦乐年华被风记载着，狗儿有时可以和人共担前行道上的风险。当年的孩童长成了大人，狗子也老的老了，没了没了，它们之中有后世的，依旧沿着前辈的足迹，看村护院，盯住村里的泥路变石灰路，眼瞅着村上的青壮年丢下老人和孩子，外出谋生活，自己瞳孔里经常出现的苍老身影，在某一天突然消失了……所有的变化，让狗子们慢慢侵蚀了本性，村里来了外人，也不再追撵咬叫了，连狗子祖先的仇家猫儿也忘得一千二净，动不动和猫一起，平躺在树荫下，同享悠闲时光。

那些年，重大节日像遇难的女人，在浮夸风大行浪潮前，苦涩地笑着，到了深夜再偷偷地揉伤。秋天的太阳光，照熟了庄稼的良心，却怎么也映不亮人们唯利是图，争名夺利且忘恩负义的心。

儿时的童真满身伤痕，躲进风的底层，悄悄流泪……月儿圆了又缺了，光阴撵着月辉畔畔一年一轮回，苍老了曾经土屋上墨绿色的苔藓和瓦髻。瓦髻清楚自己能够治愈人身上的病，对于心里的症结却一筹莫展。

中秋节的圆月从古照到今，银白色的光瀑由高远的天空泻下来，载着淼淼无垠的神秘，来到人

感情，心里时时牵挂和想念着喜洲，在《严家民居碑记》中他这样写道“一日徜徉严家院，夜夜梦回苍洱间”。

严家大院是一座由多院套连的深宅大院，跟白族民居文化一脉相承，呈“三坊一照壁”格局，进了过厅是“四合五天井”的大院，里面的房子很有特色，古色古香。长期业余从事云南地方文史研究，并取得显著成绩的张佐老师说：“严家当时在云南富有到什么程度，现在已不容易推测了。但只要你到喜洲见识一下严家建造于上世纪20年代的严家大院，也就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了。”现在院落虽然很安静，很多房门都锁着，但昔日的繁荣景象还清晰地印在墙壁上，印在一砖一瓦上，再牢固的锁都是锁不住的。

20世纪初，在很多人的意识里，边远滇西一直还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的状态，不会有“崇媚洋外”的东西。可在喜洲却出人意料，严家大院的后院里伫立着一栋西式风格的别墅洋房，和前院几个白族大院形成鲜明对比，可谓中西合璧。而这样的洋楼在喜洲有三座，都是伫立在喜洲商帮的住宅中，可见喜洲商帮在走南闯北过程中吸取了很多世界各地先进的东西，他们敢于引进精华、敢于打破传统的精神在这些洋房中得到完美体现。

在岁月的长河中，喜洲商帮的背影也许会越走越远，但其身上散发出的崇高的商业精神和社会道德之光会永远照耀着天下所有的商人，会引领更多的商人走向成功和辉煌。

世，把民族文化的根脉丝丝缕缕渗透到生活中的每一个日子，渗透至每个人的毛细血管里。时光翻转，搅动新潮风起云涌，扭脸间，人还是人，心却换了颜色。祈求万事和顺圆满，使中秋节背上了过重的心理负担，因为，失重的人心，怎么也得不到初始的平衡。现实倾斜，生命如此卑微，谁能在中秋节的神龛前，喊出童年的纯粹。

中秋节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其他传统节日一样，经过了民俗文化的洗礼和熏陶，慢慢发展而形成的。早在古时就有帝王在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礼制，《周礼》一书中，已有“中秋”一词的记载。后来贵族和文人学士也仿效起来，在中秋时节，对着天上又亮又圆一轮皓月，观赏祭拜，寄托情怀，其中隐含感恩、祈福之意，这种习俗就这样传到了民间，形成一个传统的活动。直到唐代，这种祭月的风俗更为人们重视，中秋节才成为固定的节日。《唐书·太宗记》记载有“八月十五中秋节”，这个节日盛行于宋朝，至明清时，已与元旦齐名，成为我国的主要节日之一。

深厚的出处，在中秋节祈祷圆满，祈福祝愿成为人们共同的心声，但一座座村落里老屋的老人和幼童，望穿双眼，在通往外出的那条村路上，能有几人看见归来的身影。那深藏在童真心中对中秋圆月美好的祝愿，也在人类登月探测的当今，坍塌下来……中秋节的云影舞姿曼妙，使只相信翱翔力量的天空顿时多了柔情。云影从大地的远处移步到人的面前，恰似一团一团前生的梦，迷离，美好，逗得狗狗追着云影扑一下，汪一声。秋风起处，翻腾狗狗的毛，也让人的头发凌乱不堪，像极了命运的捉弄。

岁月就是魔幻大师，一寸一寸挪动，眨眼间，一天过去了，嘴张合间，一月从跟前溜过去，起身躺下，整年滑没了，悲喜在眸子里一闪，一生结束了……终其东奔西走一辈子，人，原来是不停地给自己在身后画圈。

圆圆的月饼，香甜美味，装载的是人们太过重量的贪念。祈福祝愿，在中秋节凉爽的秋风里，抚慰着每一位游子的心。伤疤愈合了，可童年的纯真却丢得太远太久了……远古的一些事情，带着先祖的福分，顺风来到了中秋节人们的眼前，暴脾气的乖了，昔日集聚在心头的怨恨消散了；好斗的汉子收敛起平常的牛劲，见了面只说祝福的话语……天地间弥漫着和谐吉祥，就连饱含着甜美味汁液的果实，个个都醉迷着眼神，散发出的气息，醺醉了空中的圆月，醺醉了家家户户圆圆美丽的月饼。

往事丢给历史去慢慢咀嚼，在今天的这个中秋节，圆满不仅仅是人间的好日子，更是天上神界的良辰吉日。

## 寨落与群山

（组诗）

楚槐序

苗寨暮色

除了正在衰落的黄昏，吊脚楼的背后  
还有声势渐大的山野虫鸣

苗寨的天边，日落仍然犹豫不决  
一小撮夜色出师不利

群山之上，晚风拔出月亮的利刃，夕光与墨迹的矛盾，在天空的胸膛里，被风声清除殆尽

耕牛归栏以后，田野一下子失去了将军，荒草无主认领。蛙鸣横空出世，大面积地涌入稻野的宫廷

溪水在流淌中买通草色的一边倒  
夜色垂帘下来，一曲芦笙从风雨桥上奏起

灯光埋头照料影子，森林变得简单，石头心思纯净  
满身银铃的姑娘在旁端坐，毫不吝喜笑意

鸟鸣偷偷溜进耳朵，风在吊脚楼外绕圈前进  
你看，人间不过篝火，芦笙乐音，天上月亮而已

梯田曲

想当年，此地没有勒马逢生，只是悬崖绝境  
而迁徙至此的祖先，并不认命，竟然异想天开  
呼唤不羁的野性，在荒芜之中  
来一次前无古人的破局

显然，并非画地为牢，而是为了日出  
日落的生息，才选择靠山吃山的躬耕技艺  
来自数代人命运的墨守啊，经过物换星移  
才形成如今，波纹般的成规之境

岁月堆叠的线条逐渐趋于圆滑。事已至此  
梯田的四季面庞，再度加持了艺术观赏性  
收成一次次检验了风水，又证明了  
此乃人间难得的宝地

在苗岭群山中

说到底，并不是去看群山如何壮阔  
而是去看这些大地的杰出门徒，如何与  
白云交手，抵达惺惺相惜

清风围养的苗寨，在卸下雾水的灰色布衣后  
阳光赶来，迅疾除旧布新  
山水纷纷退去旧的甲冑，潮湿杳无音信

持续与荆棘大动干戈，终于，我来到了  
山林的腹部赏景，与一处急性子的飞瀑握手  
青草睁着浅绿的眼睛盯紧水的呼吸

树林调遣神出鬼没的风声翻山  
日色如波纹般越岭。蜂拥而至的云朵  
以及深蓝的天空，均已完成安营

在苗岭，叶子的忧愁一无所有，被树荫  
判为阶下囚的野径，还在持续雕琢不绝的鸟鸣  
仅在俯仰之间，整个世界的风波都平息下来  
感官通透，如同收获了一个春天的芳心

白岩村的午后

显然，雾水蒙面的良辰已经错过  
不再适合，潮湿的扬扬得意。芦笙闲置了  
下来，河流取出一截弯弓，让水替它奏唱乐曲  
树林们挤在远处，心不在焉地挥手鸟鸣

村落朴素。上午阿妹放牧的飞歌，至今  
还萦绕于心。刺绣中的蝴蝶醉倒，银饰上  
未完成的铃响暂且睡去。只有草色还在  
微风中东倒西歪，有惊而无险的传情表意

燥热之感袭来。午后，我们在苗乡开怀畅饮  
一杯米酒抵达舌尖，面对虫鸣鼓胀的酷暑  
赤手空拳也足够有底气。连波纹都愿意  
为河水梳头，昂首的森林摇晃着叶旗

推杯换盏，曾溺爱过梯田的风声，此刻  
又来吊楼脚上胡搅蛮缠一番，东拉西扯以后  
合而为一，转身去咀嚼，几处隐世的苗寨  
以及群山万古的寂静